



王家坝村：抗战煤都发祥地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陈劲

万盛煤炭资源丰富。据史料记载，万盛的煤炭开采始于清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年），当时四川杨某组建溥益公司，以公司制形式进行开采，至今已有180多年的历史。

万盛出产的煤炭以焦煤为主，具有煤质优良、黏接性强、发热量高等特点，非常适合冶炼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大量重要工业设施西迁至重庆。在这一背景下，南桐煤矿、东林煤矿等相继开办，万盛煤炭开采进入工业化阶段。当地人民以血汗和生命开采的煤炭，为重庆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。

1938年3月，国民政府钢铁厂迁建委员会（重钢前身）在汉口成立南桐煤矿

筹备处，以解决抗战后方钢铁企业能源问题，任命知名矿业专家、原河北井陘煤矿矿长侯德均为筹备处主任。同年7月，侯德均率团队携带设备经三峡入川，在重庆设立驻渝办事处。8月，筹备处迁至桃子荡现场办公，并在王家坝设立南桐煤矿第一分厂。10月，南桐煤矿总厂（减堂）、第一分厂（王家坝，辖1、2号竖井）和第二分厂（傅家嘴，辖3、4号竖井）相继动工，以加快煤炭生产。

1939年6月，南桐煤矿2号竖井建成投产（1号竖井在修建过程中因地质条件被废弃），用绞车提升出煤，成为该矿第一口机械化提升的矿井，当年产煤约5000吨。1940年，南桐煤矿已有5对生产矿

井，形成规模开采；1942年，年产煤量增至12万吨，成为当时中国（敌占区除外）最大的煤炭工业基地。

1940年3月，南桐煤矿筹备处正式更名为“军政部兵工署、经济部资源委员会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南桐煤矿”，实行军事化管理体制。公职人员均有军衔（文职），矿长侯德均为少将军衔，课（科）长、主任课（科）员为校级，一般管理人员为尉级。为保护王家坝第一分厂的煤矿资源，建矿之初就修建了一座防御性的碉楼和一条长2000米的围墙。

1938年至1945年，万盛境内的南桐煤矿和东林煤矿共生产原煤78.5万吨、焦炭24万吨，为抗战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，被誉为“抗战煤都”。万盛因此被称为“抗战煤都”，王家坝则被誉为“抗战煤都发祥地”，其2号竖井被称为“抗战煤都第一矿井”。

为保障煤炭运输，1939年1月，南桐煤矿修建了王家坝至蒲河杨柳湾的轻便铁道，全长17.27公里，于1940年6月竣工。这是万盛历史上第一条铁路，煤炭通过人力斗车经铁路

运至蒲河，再经綦江转运至重庆。矿井内外的煤炭、矿石和废石等散状物料运输则由矿车承担。这种专用车辆设计紧凑，常见轨距为600、762、900mm，通常由机车或绞车牵引，适应井下巷道狭小空间，也用于井筒以及地面的轨道运输，是煤矿中用量最大、应用最广的一种运输工具。

如今的王家坝村，立足抗战文化资源禀赋，充分挖掘本土特色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品牌和旅游业态，先后获得“绿色村庄”“美丽宜居乡村”、国家3A级景区等荣誉称号，矿井、碉楼、老围墙、村庄与青山绘成了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。

秋意恰似春情长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熊家林

在这样的天空下，思绪随风飘荡，或回忆，或憧憬，心在广阔天地间自由驰骋，感受着春秋两季共有的那份宁静与豁达。

秋风，是秋天的使者，宛如春日微风般轻柔。它不像冬日寒风那般凛冽，也不似夏日热风那般燥热。秋风轻轻拂过，带来远方的气息，或是田野间成熟的稻香，或是山林中果香的清甜，恰似春天微风中那泥土的芬芳与花朵的馥郁，给予心灵以慰藉与滋养。

秋天的湖水，平静如镜，倒映着岸边斑斓的景色，宛如春日里那碧波荡漾的湖面。春日湖水孕育着生机，秋日湖水沉淀着岁月。湖中的鱼儿，时而欢快游动，时而静止不动，仿佛也在品味这秋意中的独特宁静，如同春日里它们在水中嬉戏时的那份悠然自得。

秋天，这个收获的季节，恰似春天播种希望的时刻。春天播下的种子，在秋天结出累累硕果。人们脸上洋溢的喜悦，如同春天里对未来的满怀期待。春秋两季，一头一尾，都承载着生命的轮回与延续，书写着岁月的诗篇。

秋意恰似春情长，为何秋天总似春？因为，在时光的流转中相互呼应，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两份珍贵礼物，让我们在不同的时节，领略生命的多彩与美好，于秋意中品味春情的悠长，在时光的长河里，感受生命的无尽魅力。

当第一缕秋风轻柔地掠过脸颊，带来那丝丝凉意，我竟恍然间觉出几分春日的温婉。秋天为何总似春，在时光的交错中，让我心生这般奇妙的情愫？

漫步在秋日的小径，那斑驳的树影恰似春日暖阳下的碎金。春日繁花似锦，而秋日，虽少了娇艳的花朵，却以缤纷的树叶绘就另一番绚烂。那火红的枫叶，似燃烧的激情，在秋风中舞动，与春日繁花争艳，同样撩拨人心。

那片一望无际的红枫，层林尽染，渐渐被秋天染红，披上一层灿烂的红装，仿佛染红了那条穿越其间的银色轨道，那是开进秋天的列车。我静静地坐在车窗旁，望见窗外飞驰而过的红海，仿佛望见了那片被春天染黄的油菜花海，无不被春秋裹着的景色深深陶醉。

秋的天空，高远而澄澈，像极了春日湛蓝的天幕。洁白的云朵悠悠飘荡，时而如棉絮，时而似轻纱。春天的天空满是新生的希望，秋天的天空则蕴含着成熟的韵味。

嫁接改良花椒树。从此，江津的青椒树由高秆转变为矮化密植椒树。他还补充说，嫁接改良后的椒树结果期延长了8年，产量提升了30%。矮化花椒树的栽培技术当年就在江津、重庆乃至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推广，为花椒产业做出了贡献。

科技的支撑和种植规模的扩大，推动了花椒产供销一体化经营模式的形成。科技人员还根据江津青花椒周围长有九片叶子的特点，将其命名为“江津九叶青花椒”。

陪同采访的何发中带领我们参观了他的花椒产业协会色选服务中心，这是一家提供代购代销、代贮存服务的公司。在这里，他讲述了花椒产业源于科技创新与机械化发展的历程。他感慨地说：“2015年以前，花椒采摘后完全靠天吃饭。五月花椒成熟时，恰逢梅雨季节。椒农们只好将采摘下来的花椒堆放在家里，每天期盼着天气晴朗、气温升高。只要是太阳天，先锋镇的农村、院坝、石滩、公路以及家里的斗盖和竹筛都会被用来晾晒花椒，场面蔚为壮观。花椒靠天晒干，既辛苦又劳累，就像秋收时节农村人晒稻谷一样。”鲜花椒晒干后，再经过风干、去杂质、筛出椒米等工序，最终成为花椒产品。

何发中在谈话中略带自豪地透露，他不仅是花椒种植大户，还是收购花椒的专业户。那时，他一人一季就能收购4万多斤花椒。每当晴天，他会请100多个劳动

力为其晒花椒，那场面至今难以忘怀。

如今，这位花椒“大王”虽已六十出头，但精神抖擞。他说，他们已经实现了机械化生产，一年只需聘请几个人，将鲜花椒送入10米高的机械化烘干机中。色泽鲜艳的干花椒源源不断地从机器中流出，经过打包、装车后流向市场。

今年花椒成熟之际，江津国际花椒产业城正式开市，为新花椒找到了销售渠道。无论线上还是线下，这些花椒都流向了千家万户，成为人们舌尖上的美味。

南桐煤矿总厂全景

漫山的花椒又熟了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罗安会

夏至时节，漫山遍野的花椒再度成熟，一树树、一枝枝、一串串，青翠欲滴，令人赏心悦目。这是椒农们一年一度的丰收季节。

在这片丰收的山野中，江津区原先锋镇老书记余泳海与花椒引种人何发中，在现任村书记王小兵陪同下，漫步于先锋花椒的核心产区。微风轻拂，椒香四溢，令人陶醉。

站在山顶极目远眺，天空如洗，椒林与蜿蜒的水泥路交织在一起，仿佛绿色大地上精美的纹理，景色壮丽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林间的水泥路上，茂密的椒林掩映着一栋栋别墅、庭院和楼房，宛如世外桃源。此时，椒农们的农用车、三轮车、摩托车沿路停放。他们手持电剪、手剪，熟练地剪下挂满花椒的枝条，装入布袋、布袋，再装车。椒林上空，无人机来回穿梭，将一筐筐花椒运往加工厂。

我们一行人来到绣庄6队，钟绍林一家在山野间欢声笑语，忙碌地采摘着花椒。钟绍林一眼认出了余泳海，热情地打招呼：“余书记，几十年没见了，您身体还硬朗啊！记得当年你动员我们种花椒时，还在我家吃过饭

呢！”余泳海笑着回应：“今年花椒收成如何？”钟绍林满脸笑容地说：“虽然价格没往年高，但收入还是不错的！”

随后，我们驱车前往花椒产业城参观。这里一片繁忙景象，汽车、农用车、三轮车满载着刚采摘的花椒，一边过磅称重，一边开票结算，椒农们喜笑颜开地数着手中的钞票。

在丰源花椒公司，新花椒袋一排排匀速通过流水线，经过消毒、真空保鲜、包装、扫码、装箱等环节，正准备装入集装箱运往国外。总经理周孝文介绍说：“今年新花椒将出口到日本、韩国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。”

此情此景，我不禁回想起20多年前椒农们采摘花椒的情景。那时，我还是《江津日报》的通讯员。

当年，我在先锋镇目睹了许多椒农借助3至5米高的长梯，辛勤采摘花椒。尽管花椒迎来了丰收，但采摘过程却异常艰辛，花椒树刺多且高，采摘既危险又缓慢。

当我再次踏入这片椒林时，发现那些高大的椒树已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高度仅1.5米、树围不足两米的矮化花椒树。椒农们兴高采烈地采摘着花椒。

余泳海深有感触地表示，这些矮化花椒树的成功要归功于原江津区副书记杨盛华。他大学学的农林专业，与区科技人员共同努力，采用大枝修剪法和矮化技术

